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三辑

古代小说史料漫话

程毅中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三辑

古代小说史料漫话

程毅中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字数:5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5/8

印数:1—10,649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张小沫

ISBN 7-5382-1671-5/1·79

定价:2.50 元

内容简介

史料，顾名思义，当然是历史的资料。那么，史料和小说是怎样的关系呢？作者巧妙地把枯燥的史料和活泼的小说故事融会到一起，分五章作了娓娓动听的解说——至于那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则客观地介绍了争论各方的主要分歧。最后还推荐了几部有关的专著，供有兴趣者进一步专修。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

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阅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小说和小说史料	(1)
关于小说的素材和故事的演变	(6)
关于小说的目录	(36)
一、通俗小说的目录	(36)
二、文言小说的目录	(48)
关于小说的作者和版本	(66)
一、通俗小说的作者和版本	(66)
二、文言小说的作者和版本	(84)
小说史料的考证和汇编	(97)

小说和小说史料

有了小说，然后才会有小说史。中国的小说史是很晚才出现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序言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小说史，至今还是阅读中国小说必备的参考书。可是中国小说史料倒是早已有的。鲁迅自己编的《小说旧闻钞》就是小说史料的一个汇编。

小说作品就是最主要的小说史料，然而光有作品还不够。研究小说史，还需要参考其他书，包括作家传记、作品的目录、版本和考证、评论、编辑等各方面的资料。有些古代小说的书已经丢失了，但是还有一些旁证材料，这也是小说史料。例如《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份最古的小说目录，就是探讨中国小说起源的重要史料（后面还要详

谈)。有些小说的作者和年代都没有明确记载，就要利用其他史料来进行考证，包括作者的其他著作或旁人的序跋、评论等。

有一部书名就叫做《中国小说史料》的书，编者是孔另境。郑振铎先生 1936 年为这本书写的序言说：

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记得有人论《水浒传》的社会，而所据的版本，却是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于是便纵谈“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想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岂不是“一著错全盘都错”了么？又有人真的相信陈忱的《后水浒传》乃是明人作的，因为“序”上有万历字样，又有人相信它是元人的东西，因为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本”四字。这岂不也是颠倒了历史的事实了么？

郑振铎所举的实例，就可以说明小说史料的意义和作用。

现在我们阅读的《水浒传》，多数是七十回本。这个七十回本是经过清初人金圣叹删改过的。最早的《水浒传》是一百回本，后来不断有人加以补充，成为一百二十回本。金圣叹又把第一回改成楔子，删掉了第七十二回以后的部分，就成为七十回本了。他对书里的文字也作了不少修改，还一再说他根据的是一个“古本”，而别的版本都是“俗本”，都是不可靠的。金圣叹修改文字有些地方改得的确不错，尤其是他对《水浒传》加了许多批语，很能吸引人，当然也有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地方。因此金批《水浒传》非常流行，很长时期内一般读者用的都是金批本，几乎没有人知道《水浒传》的原本应该是一百回的了。有人就根据这个删节本来研究《水浒传》的社会背景，大谈作者为什么要把卢俊义的梦想作为结局，不知道卢俊义的梦全是金圣叹编造出来的。

当然，《水浒传》这部书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它的作者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至少不能说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而且《水浒传》的版本很多，金圣叹删改的七十回本也是一种版本。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读的时候就可以分别对待，根据的是金批本，也可以用来说明删改者的思想和艺术上的优劣，只要不说它是施耐庵的原作就是了。

郑振铎举的另一个例子是陈忱的《水浒传》，序言说是明朝万历年间写的，书上还印着，

“元人遗本”四个字，作者又自称“古宋遗民”，有人就相信它真是元朝人的作品。其实陈忱是明末清初人，他忠于明朝，写了这部《水浒后传》来寄托他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思想，故意托名“古宋遗民”来作掩护。我们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就要去考查有关陈忱的史料。前人俞樾从沈登瀛的《南浔备志》里找出了陈忱写作《水浒后传》的记载，才确定了这部小说的作者。后来的研究者又找出许多关于陈忱的事迹，就对作者有更多的了解了。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涉及到了小说的作者和年代问题，也都联系着作品的思想倾向问题。如果不掌握有关的史料，就会张冠李戴，乱说一气，“一着错全盘都错”了。一般阅读小说的读者，也要了解作品的历史背景和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加深理解。

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很宽泛，包含了多种不同类型的书。我们今天不能拿现代的小说观去衡量古代小说，也不能完全按照古代目录学家的观点，把许多内容庞杂的笔记之类都称作小说。古代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种是文言小说，有人称之为旧小说；也有人称之为笔记小说，包括的范围就更广了。一种是通俗小说，基本上是白话写的，但并不能说都是白话小说，如《三国演义》大体上是用浅近的文言写的，而它的原名

就叫做《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有像短篇的《风月相思》和长篇的《蟬史》，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可是通俗小说的书目里也收了。我们大体上把它分为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两大类，有时候分开来谈，有时候合起来谈，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已。小说的文体问题，是需要另外写一本书来谈的。小说史料的范围很广，各种书里都可能有小说史料，就看我们怎么利用。一条史料可能谈到好多方面的问题，如书名、作者、版本、故事源流等等。下面就大致分为关于素材和故事演变的、关于目录的、关于作者和版本的、关于史料的考证和汇编等几个方面来谈。

关于小说的素材和故事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很多是以历史事实作为素材的，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最著名的作品是《三国演义》，它是以历史书《三国志》作为主要素材的，所以《三国志》也可以算是一种小说史料。不过《三国演义》对于历史记载已经作了改造和加工。例如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这一段，在《三国志》里本说是刘备的事。刘备当安喜县尉的时候，督邮因公来到县里，刘备去求见，督邮不接待他。刘备一怒之下，闯进门去，把督邮捆起来打了两百下，解下自己标志官职的绶带把督邮的脖子系在马桩上，就弃官逃跑了。到了小说里就把这件事安到了张飞的头上，因为鞭打督邮的粗暴行动和刘备温良恭俭让、专讲仁义道德的性格不合，说是张飞干的却完全符合他的个性。我们把小说和历史书作了对比，才能

看出《三国演义》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有创造性的。

又如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一段，说关羽在华容道上想起曹操当日的恩义，竟把自投罗网的大敌放走了。这件事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文引的《山阳公载记》里，原说是曹操兵败逃出华容道之后，高兴地说：“刘备虽然很聪明，可是头脑还是迟钝了一些。如果他早些在这里放一把火，我们就逃不脱了。”事后，刘备的确也派兵来放火，可惜已经晚了。作者就凭这一条材料，虚构出了关羽有意放走曹操的故事，后来流传开来，脍炙人口，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应，有人赞赏关羽的注重恩义，有人责备关羽的愚蠢无知，还有人埋怨诸葛亮为什么要派关羽去守华容道，其实都是上了小说的当。历史上的关羽根本没有到过华容道，又怎能抓住曹操呢？不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怎样发挥了艺术想象，利用这一个曹操脱险的偶然事件，写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写出了曹操、关羽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山阳公载记》里，只说“军既得出，（曹）公大喜”。这在《三国演义》里就写成曹操带着残兵败将走过了华容道的一段险路后，“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他何事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

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这一段话确实有点历史依据，可是，接着就一声炮响，冒出关羽一支人马来，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了。

《三国演义》的素材，更多的是采用了裴松之给《三国志》作的注。例如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事，就出于裴注引的孙盛《杂记》。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句名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裴注还引了《魏书》的记载，说是吕伯奢的儿子抢劫曹操的马和财物，因此被曹操所杀。《三国演义》就不采用了。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采用了裴注所引郭冲记诸葛亮五件轶事的第三事。裴松之并不相信它是事实，写《三国志》的陈寿根本不提这事，因为这个故事伤害了晋宣帝司马懿的声誉。从《三国演义》的取材，就可以看出小说作者有支持刘备、诸葛亮和贬低曹操、司马懿的倾向性。

《三国演义》的素材不止是《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还取材于别的书，如《世说新语》等。而更多的还来自民间传说。早在唐朝，就有讲三国故事的。刘知几（661—721）《史通》里曾提到：“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卷五《采撰》）他所说的“诸葛犹存”，就是指“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民间传说。佛藏里的《四分律行事钞批》和《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也都记载

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说是诸葛亮临死时作了法术，使司马懿认为他还没死。这段情节在《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里还保存了一些痕迹，叫做“见木像魏都督丧胆”。它在七世纪时就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三国演义》故事的来源非常悠久。到了宋朝，民间的“说话”（就是现在的说书）艺术非常发达，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当时的说话人，有专讲历史故事的讲史家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等，还有专说“三分”（即《三国志》故事）的霍四究。苏轼的《志林》曾记载当时的小孩，常从家里要了钱到市场上去听说三国的“古话”，听到刘备失败，就伤心流泪；听到曹操失败，就拍手称快。北宋东京（今开封）有个桑家瓦，是一个市场，其中有“说话”的场所。《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一百十回）有一段写李逵在桑家瓦听讲《三国志》评话的情节，写得很具体，可能真是根据宋元时代“说三分”的实况记载下来的。原文如下：

（燕青、李逵）两个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来。来到瓦子前，听的勾栏（类似现在的剧场）内锣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丛里，听的上面说评话，正说《三国志》。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当时有云

长左臂中箭，箭毒入骨，医人华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铜柱，上置铁环，将臂膊穿将过去，用索拴牢，割开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不过半月，可以平复如初。因此极难治疗。’关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惧，何况只手！不用铜柱铁环，只此便割何妨。’随即叫取棋盘，与客弈棋。伸起左臂，命华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对客谈笑自若。”正说到这里，李逵在人丛中高叫道：“这个正是好男子！”

这一段故事在现在的《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里还保存着，回目正是“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中箭的左臂却改换成了右臂，铜柱也改成了标柱，描写更为细致，还加上了关羽与马良下棋的细节。《水浒传》也是长期积累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书里保存了不少宋元说话的段落。这一段对于《三国演义》来说，又成为一种小说史料了。

“说三分”的话本，有元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印的《三国志平话》，还有一本《三分事略》，内容与《三国志平话》相同，版式也基本相同，刻得比较粗劣，书里有好几个缺页，像是有意抽掉的。平话的故事和历史距离很大，有许多离奇新鲜的情节，如张飞杀死定州太守后鞭

打督邮，与刘备、关羽上太行山落草；张飞石亭驿摔死袁襄；张飞在长坂坡喝断桥梁；黄鹤楼刘备逃宴等，都是既不见于正史《三国志》，又不见于小说《三国演义》的。其中华容道一段，说是：“曹公寻华容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与寿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平话已经讲到关公守华容道了，但是说突然“面生尘雾”，被曹操逃脱，并不是有意放走的。这是《三国演义》之前的故事演变。

《三国演义》的史料很多，朱一玄、刘毓忱编的《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就收集了有关《三国演义》各方面的史料，我们可以充分利用。陈迥冬的《闲话三分》一书，对《三国演义》里的素材，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也可以看作一种史料。对于研究者说，就要善于取材。

《水浒传》写的是水浒英雄的故事，虽然以宋江起义的历史事件作为题材，但是和历史上的宋江事迹有很大差距，不能说是历史小说，它采取史书上的素材不多，可以说一开始就是以民间传说的英雄故事为基础的。然而它也采用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史料。例如第一回写高俅出身（全传本的第二回），因为给端王送礼物，遇上端王踢气毬